

忆仁德大和尚

◆ 王欣



仁德大和尚示寂十周年纪念日将至,九华山佛教协会来函约我写篇纪念文章。阅函沉思,浮想联翩,和大和尚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

眼前这张照片摄于2001年5月13日。是我到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工作不久和市宗教局的同志一道专程赴北京看望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的仁德大和尚时拍下的。当时大和尚重病在身,但神态安详,见到我们很高兴,对我到九华山工作表示欢迎,并寄以希望。我对大和尚并不陌生,早在1994年我在池州地区建设局工作时,因分管风景区规划、建设的缘故,就经常来山,多次拜访大和尚,就寺庙建设等问题听取老人家意见。有时也陪一些远方客人来上客堂拜访。每次见面,大和尚都非常和蔼可亲,不厌其烦。有时也留我们在上客堂就餐,但菜肴普通,分量不多,且每餐必吃干粥。大和尚的居室也仅10m²左右,真可谓方丈之地。作为一代高僧,万众敬仰的大和尚,生活如此俭朴,崇敬之心让人油然而生。

仁德大和尚是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因感身体不适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治疗的。6月7日大和尚在医护人员陪护下返回九华山。我当即到上客堂看望,大和尚不顾旅途劳累,留我共进晚餐,并拉着我的手与我合影留念,使我倍感亲切。大和尚回山休养一段时间后,因病情转重,于7月13日转到合肥安徽中医学附属医院治疗。我曾多次赴肥探望,见到老人家病势渐重,心情沉重。7月26日大和尚离肥返山。8月6日经安徽省委保健委安排,大和尚前往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治疗。8月13日我和安徽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池州市委、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负责同志和安徽省佛教协会、九华山佛教协会代表专程赴沪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看望大和尚。老人家身体非常虚弱,见到我们面露微笑,强撑着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让人心酸。中国科学院院士、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亲自向我们介绍了大和尚病情和治疗情况。吴院士慈祥平和,大家风范让人印象深刻。

8月16日仁德大和尚由上海返回,我带管委会有关人员和九华山佛教协会几位法师一起到山下小溪迎接。下午四时许大和尚车队到达。听到大和尚回山的消息,山上老百姓自发地到祇园寺迎接达上千人之多,令人感动。

仁德大和尚患病治疗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全国政协、中国佛协和中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安徽省、池州市几大班子和有关方面领导,多次听取治疗情况汇报,协调、安排治疗事宜。安徽省委保健委员会派出专人负责治疗工作。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安徽中医学、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九华山佛教界同心协力,全力配合。在大和尚前往北京、合肥、上海治疗期间,圣富法师等昼夜相伴,不辞劳苦,令人敬佩。

仁德大和尚病情转危,8月22日晚,我和中国佛协、安徽省佛协、九华山佛协诸位法师,大和尚在家亲属代表,省、市有关领导等在祇园寺方丈室守候。夜一时许,大和尚呼吸困难,已说不出话来,但神志清楚。弥留之际,大和尚仍牵挂地藏菩萨大铜像工程建设,并希望道源法师把祇园寺管理好。

2001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五)上午8时22分,仁德大和尚圆寂。

仁德大和尚示寂后,社会各界同感震惊。各级领导,佛教各名山名刹、诸山长老,大和尚生前友好、皈依弟子,佛山百姓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来山吊唁或以唁电、花圈、挽联等形式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大和尚治丧活动历时8天,接待来山吊唁宾客5万多人。近3万人参加了8月30日的追悼会和出殡仪式,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几十年一遇。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正确决策、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统一指挥,整个治丧活动庄重、肃穆、安全、有序,得到了各方来宾和广大僧众的好评。由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和九华山佛教协会共同组成的仁德大和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在治丧委员会领导下,具体承担了治丧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僧俗两界团结一致,紧密配合,积极主动,各负其责地做好工作,保证了治丧活动的圆满成功。在合作共事过程中,我与九华山佛教界人士,特别是佛教协会的诸位法师,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获益匪浅。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仁德大和尚对99m地藏菩萨露天铜像工程的贡献。自1995年大和尚发心建造地藏菩萨大铜像工程以来,老人家上北京、去海外,为大铜像工程立项、设计、筹资、奠基殚精竭虑,四外奔波。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家病重之时,仍然牵挂大铜像工程,提出了大铜像工程重新选址的意见。2001年8月,九华山佛教协会向管委会报告了大和尚的意见后,我深为感动。在向市委、市政府和省有关领导汇报后,我们充分尊重大和尚的意愿,立即组织力量在风景区范围内为大铜像工程重新选址。重新选址工作得到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省、市有关领导和佛教界人士多次到选址地段察看、指导。初步选定九华乡刘冲和蛇冲之间的狮子峰地段后,我又带九华山风景区建设局同志专程赴天津大学请来著名学者王其亨教授为新址定位,并主持编制地段规划。新址得到了广大僧众、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和充分认可。时任市人大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的一位老同志在察看新址后即作词:“龙虎手、狮子靠、一印三进、米粮照”,形象地描述了大铜像工程的新址特点。

为了推进大铜像工程建设,2003年5月22日池州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经慎重研究,同意接受九华山佛教协会的委托,决定成立池州市九华山地藏菩萨露天铜像工程建设协调小组和工程建设指挥部,并决定由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具体负责大铜像工程的代建工作。2003年11月13日(农历10月20日),在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签订委托代建协议,组建工程建设班子,论证设计方案,征地拆迁和施工场地的三通一平)后,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同九华山佛教协会隆重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大铜像工程开工典礼,揭开了大铜像工程建设新的一页。

大德西去,风范犹存。仁德大和尚示寂不久示现的九华山天然睡佛使仁公长住九华,受万众敬仰;将要建成的99m地藏菩萨大铜像犹如一座丰碑,让我们永远缅怀一代高僧为实现其“愿为南山孤臣,暂做地藏真子”的悲心宏愿,而修持谨严、一生苦行的大德风范。

时下,欧洲的一些媒体,都承认布吕尼非凡的影响力。这几年,布吕尼确实利用法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布吕尼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是弟弟在2006年死于艾滋病之后,多次亲赴非洲,成为世界艾滋病防治项目的重要代言人;去年8月,她联络法国女星阿佳妮等女性写信给联合国,要求伊朗释放因通奸罪而被判死刑的43岁伊朗女人。

意大利阿奎拉发生地震,比照布吕尼的赈灾之举,意大利政府因无所作为而难堪,讽刺布吕尼这是想当特蕾莎修女;名模出身的她,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每当挑选服饰时都尽量支持法国品牌和设计师,第一夫人的“时装爱国主义”,让法国的时尚产业激动得痛哭流涕。

喜欢布吕尼,不仅因为她的非凡魅力,而且还因为她的善良之心。固然,

她有独特的位置,但她能利用影响力而行善举,还是令人感佩的。

非但只有明星或政坛人物,可以左右潮流或掌控政局,我们普通百姓,也都有各自影响力。只是普通百姓的影响力,往往不够显性,或者不常在荧屏前暴露,不够闪光和耀眼,结果的显现不够立竿见影,而需要时间。但千万别忽视了普通人的影响力。

日本农学博士远山正瑛,1980年来中国种树,一直种到九十七岁,每天在中国的恩格贝种树十小时。在他的影响下,日本7300志愿者来恩格贝种树,种下树木300万棵,染绿黄沙四万亩。一

每个人都有影响力

◆ 查一路

个人,二十年,让茫茫的沙漠一角,奇迹般地冒出绿洲——这就是影响力。

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不经意的行为或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足够影响一件大事。这种影响力往往是隐性的,不去细心体察,往往还不被发现。

前不久,一位从沿海回来的朋友准备到内地投资,重点考察A城和B城。在A城,他坐在街头擦皮鞋,擦皮鞋的一个大婶的动作,让他对这个城市死了心。那大婶把他的一只鞋带解下来,擦好了钱后再系上,一个细节瞬间让他悟出,这个城市市民的道德水准成问题——定是有人擦好鞋后不付钱借故跑

了。在B城,他搭了五次出租车,下车前,五位司机都提示,先生,请带好您随身物品。

最终,他把企业放在了B城,B城因此有五千人以上岗就业,B城的税务部门每年也因此收到上亿的利税,这就是是一位擦鞋大婶和几位出租车司机的影响力。

我儿子在饭后便后都得很认真地用洗手液洗手。有时候,时间紧,我试探着和他商量,就不能稍微马虎一点?他很果断地摇头,这怎么可能,我从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养成了习惯!

可想而知,这是一位幼儿园老师的影响力。在有些人的意识中,幼儿园老师不就是带孩子玩玩嘛,影响力有限吧?其实,错了,她们的影响力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行为习惯。

租房记

◆ 谢海龙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城里牌坊老街长大的70后贵池人,我的租房故事缘自城区的旧城改造。由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结婚才两年的我,2007年在南门的房子拆迁了,我不得不选择在外租房,经历了一段别样滋味的租房生活。

如今的池州居民肯定能亲身感受这些年来池城的悄然改变,清溪河环境综合治理、水系贯通工程、路网改造项目……使得整个城市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过去“晴天一身尘,雨天一身泥”的现象早已不见,随处可见的是宽敞的马路、林立的高楼、繁华的商榷。而这些,自然都离不开老城区众多老市民的默默奉献和对城市规划、改造工程的理解和支持呀!就这样,从南外环马路边的南湖苑到和谐家园小区,再到太阳新城小区,三年时间我租过三次房,也搬了三次家。

2008年初,那时房租涨幅也很快,市内装潢好一点的房子价格都不菲,让我这“工资族”望而却步,跑了好多中介所都找不到便宜又合适的房子。当时偏远的南湖苑才建成,很多空房大多是简单安了门窗、通了水电就帖上

“对外出租”的小广告,便宜得只要两三百就能租上一套;夫妻俩思前想后,上班虽然远了很多,但考虑到经济条件还是选择了这里,开始带着幼儿过上了租房生活。可没过上半年,那个房东反悔,而我也感到马路边车辆噪音太大,懒得与其多理论又开始了别处找房子。骑车连续几个双休日在各大小区里询问,后来遇到一位胡姓老乡,很好讲话,就搬到了他在和谐家园小区顶层的一个没装修的复式楼。搬家时有个好朋友来帮忙,让我忘不掉的是他因此不慎摔了一下,当时真是吓坏了大家,而一年租期到时,房东老胡诚恳地告诉我:他在小区对面买了一个商榷做生意,因为还少十几万,只得将此房卖了,不能继续让我住了。哎,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吧;无奈,搬怕了家的我只得到街边叫上几个拉板车的,就近在太阳新城小区找了一户简陋的出租房搬了进去。在我曾租住的胚胎屋里,只有一些必需的桌椅床凳、电视电脑等,更谈不上什么装饰和布置,简单得都不好意思让亲友到家中做客。因常听长辈们说起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时的艰

辛,便会用列宁同志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来自我安慰一番啦。

租房让心漂泊不定,难有温馨家的感觉,偶尔还会茫然若失。年幼的孩子并不知晓,每次搬家总会天真的问我:“爸爸,我们干嘛又要搬呀?”而换了个新地方后,他又淘气的玩耍起来了,全然不知其中愁滋味。何时我的房子才能建好啊?何时才能住进属于自己的新屋呀?——如浮云般的几年租房日子,让我内心更增添了对家的强烈渴望,每每听说某位同学或朋友乔迁新居,总会主动前往欣赏一番,妻子总是在带着无限羡慕的眼神里叹而观止。好在今夏康庄花园小区已规划一新,楼盘整体建成了,过去那片旧房已成记忆,抽空来到这里,望着即将交付的宽敞明静的新房,我的内心总会莫名激动起来。

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恰如20年前被广泛传唱的首潘美辰的歌曲《我想有个家》里所说的,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人在努力给自己找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它不要太大,也无需华丽;在此更希望也有过租房经历的朋友,早日拥有这样的家:不管在外多累多辛苦,让它真正是您心灵的归属和情感栖息地。



九 华

期待(国画)
章运丽作

看 荷

◆ 章小兵

红的、粉红的、粉白的花朵,玉雕一般迎着你一起绽放。此时,水面上仙鹤飞翔,不远处一抹彩虹横跨青山,让人感到这是不是芙蓉仙子下凡了。

小城的别称叫蓉城,是不是适宜栽植荷花?还是从古到今小城人爱养荷花?这不得而知。但蓉城应该是与荷花沾上边的,荷花的别称也叫芙蓉。

家住在三楼,二楼有一个很宽敞的平台。二楼的主人在二楼平台上,养了不少花。最让我眷恋的还是那盆荷花。在冬春二季,那盆荷花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人,一点点的信息也不透。到了春深处,才露出一线春色。夏天渐渐来了,她先亮出亭亭玉枝,绿叶也渐行渐随,相伴如伞。接着,花儿如粉拳那样,先紧紧地握着,等到发力之后,就伸开了。我几乎每天清晨早起第一件事,拉开窗户,就俯视那盆荷花。看到荷花那样清新明丽,我那一天的心情,也必然是碧空如洗。我不懂花事,但我感到那盆荷花有些特别,似乎能开几轮。第一轮花谢了,我还在

惋惜之中,第二轮又悄然绽放起来。这可能与生命力旺盛无关,也许,这样次第地开放,仅是生命的延续。对于我这个看客来说,美的延续,比美更美。

看荷花要有缘有境,九华山上看荷花与缘与境,都是绝配。九华山上的荷花池,就是在聚龙山庄的停车场边。好多次下榻在聚龙山庄,我都特意选定靠在荷花池边的房间。深夏浅秋之际,那里的花事正盛。入夜,寺庙檀香袅袅,钟楼钟声悠悠,花池荷花田田,此时,看那一池微风轻拂的荷花,仿佛感到观世音菩萨高居莲花座上,手持莲花,注目于你凝视。那种特有的宁静、愉悦、超脱和微笑,让你纵有千般忧愁万般烦恼,也是一斩而尽。套用曹寅的一句诗,那就是“池边不用关窗睡,夜夜凉风香到家。”

看荷,只有那种生在身边、佛在心中的日子,才能叫心安理得的日子。岁月静好就如荷花的叶卷叶舒,卷起来心静,伸开来,美好,都拥有了,那一个人的人生才能说:完整和幸福!

妈妈,再爱我一次

◆ 吴晓燕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牵着手送到人间的天使,每一对父母是守护天使的翅膀。最后一个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被救出来的“奇迹女孩”小伊伊才两岁八个月,但她的父母却永远地离她而去了。没有了父母的守护和爱,不知道小伊伊要如何过下去?每一次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小伊伊醒来就喊“妈妈抱”的新闻,作为一个母亲的我都会心痛得泪流满面。

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小伊伊跟着父母坐动车从杭州回家。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小伊伊也许还躺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听着妈妈给她讲“小兔子乖乖”的故事,也许坐在爸爸的肩膀上,开心地唱着“小燕子穿花衣”。但悲剧就在那一刻毫无声息地降临,前后两辆动车撞在了一起,随着最后一声相撞巨响,一阵黑色的恐惧漩涡如潮水般袭来。在黑暗之中小伊伊也许还在喃喃叫着“爸爸妈妈”,小伊伊所在的车厢脱轨。也许爸爸还在抱着小伊伊拼命用血肉之躯保护着她,也许妈妈还来不及亲亲她的小脸,也许如果没有也许,小伊伊的一家跌入万丈悬崖。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呼吸,没有爸爸妈妈,小伊伊怕怕惊恐伤心痛哭,只有哭才是唯一的力量和支撑吧!也许小伊伊一直在叫着“爸爸妈妈”,没有人理会,小伊伊想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是在和我玩着躲猫猫吗?这里好黑好闷,腿被压得好痛呼吸不过来,爸爸妈妈,快来救救我!渐渐地,脸上挂着泪的小伊伊沉沉地睡了。

爸爸妈妈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他们变成了天使,长出了一对翅膀,一直往天上飞。小伊伊拼命地向上飞,可惜她没有翅膀,她在哭喊着:“爸爸妈妈,等等我!”爸爸妈妈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他们轻轻地说:“宝贝,爸爸妈妈不能带你走,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唯一,你要好好地活着。”爸爸妈妈扑着翅膀,最后一次不舍不依地抱抱亲亲小伊伊,爸爸妈妈的眼泪和小伊伊的眼泪落在一起,汇成了一片伤心海。爸爸妈妈还是飞走了,像一阵风一道光一样地消失了,“宝贝,来世我们还要在一起。”爸爸妈妈变成天使,在天上静静地守护着小伊伊。

在事故发生后的二十小时后,消防和特警叔叔在对D3115次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进行破拆清理时,在一个缝隙里,看到了一双小手,右手手指在颤动的小手。小伊伊得救了,爸爸妈妈在天上哭着笑了。手术后,小伊伊一直在喊“妈妈抱”,但她不知道爸爸妈妈已经飞上了天,变成了一颗守护星。许多好心人都去看望小伊伊,为她送去了最真切的关爱。

小伊伊以后该怎么办?爸爸妈妈走了,小伊伊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没有爸爸妈妈的晚上,小伊伊怎么能安然入眠?没有父母的呵护与关爱,小伊伊如何长大?我多想去抱抱小伊伊,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这是多么需要人用千倍万倍的爱去疼去呵护的小天使啊?我多想去亲亲小伊伊,就像小伊伊被妈妈亲吻一样,只有妈妈的吻才能让这个受伤的小天使尽快康复啊。我多想用我全部的爱去爱小伊伊,就像小伊伊的妈妈从来没有离开过她。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小伊伊坚强快乐地活着,就是对她父母逝去最大的怀念和回馈。“宝宝,别哭,爸爸妈妈去了天堂,漫天的星星都是我们看你的眼睛,爱你永远爱你……”

当兵的姨侄儿

◆ 俞东升

当兵的姨侄儿今年30岁,在部队里已经服役9年,一切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件事让他的爸爸耿耿于怀:快到而立之年了,对象问题还没有落实。

姨侄儿命苦,1岁时,他娘就得病去世,是我那姨姐夫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抚养成人。姨侄儿读完了中学,姨姐夫就把儿子送到部队参军,让儿子到部队大熔炉里去锻炼,这一点,我那姨姐夫想得开。姨侄儿还算争气,在部队肯吃苦,部队首长与战友都很喜欢他。

那些年,见到姨姐夫,他的脸上都是笑盈盈的。他说儿子在部队混得不错,经常受表彰。有一次,一位中央首长下基层,接见姨侄儿所在的连队官兵,还跟姨侄儿合影了一张照片。姨姐夫把这张相片复制了好多张,逢人就掏出来让人观赏。

可近两年,姨姐夫谈到他的儿子,语气明显低落许多。他的头不再像公鸡的尾巴那样翘得高高的,而是像牛尾巴一样耷拉着。原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姨侄儿的“婚事”,却成了姨姐夫的“心事”。这孩子个性要强,总说家庭困难,个人大事暂时拖一拖,谁知一拖就把年龄拖大了。

家庭困难是事实,姨姐夫家住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房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土坯房。屋里没有粉刷,布满烟尘的油黑墙壁上,张贴了政府每年春节赠送的慰问信。在中堂画的上方,放置了“光荣人家”匾额。这些年来,由于孩子参军,姨姐夫一个人在家里种了两亩薄田,与村里那些有孩子在外务工的家庭比起来,姨姐夫家里显得局促贫寒。

现在,姨侄儿的年龄到了婚姻“警戒线”了,船上人不急,岸上人急得跺脚。看到邻居家的儿女们,过年回家成双成对,姨姐夫能不急吗?于是不断地打电话催促儿子抓紧解决终身大事。

最近传来好消息,姨侄儿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姑娘,还是省城移动公司的。姑娘在QQ里看到姨侄儿一表人才,又在部队负责通讯线路,有一技之长,就乐意与姨侄儿交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姨姐夫终于昂起了头,望着远方笑了。